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交大唐山學院週刊

第三十七期



交通大學唐山學院編輯

圖書館通告

查近日借書，依期交回者，固不乏人，而逾期不還者，實屬不少。圖書館藏書，原爲供給多數人參考，爲公眾閱覽便利，故有借出館外之書，必須限期交還之規定；倘借書者日久不還，據爲己有，則非獨有損於公益，而且使圖書館失其效用。試思閱者屢次索書不獲，廢然而返，其感想何如！在借出者只圖一己長期參考之便利，而不顧公益，已屬不可；倘有因一時之高興借去，而日久不閱，亦竟忘却歸還者；且有有心參考，而終無暇閱覽者。無論有心無心，長久將重要之書，擱置一處，使其失流通之效力，使大衆無閱覽之機會，均屬過失。望大衆極力改良之，圖書館幸甚，大衆亦有利益焉！特此通告。

院 聞

●國慶日本院舉行紀念

本屆國慶日正值國難方殷，風雲日急，本院上午十時在禮堂舉行紀念典禮，首由徐澤昆主席致辭，次由余教育副院長演說，繼有朱教授泰信講演；演辭均激昂慷慨，悲壯淋漓。學生齊聲高唱國歌，靜聽至兩小時之久云。

(續前附後)

●國慶日救國義勇軍舉行閱兵典禮

東軍日昨，本院全體學生，對於軍訓訓練，異常奮勇。雙十節下午二時，在本院操場舉行閱兵，學生氣象沈肅，操場敏捷，步伐整齊。徐主任蒞臨致詞，訓勉慰勞。參觀者無不嘖嘖稱贊云。

●本科三四年級學生由平西返院

本院三四年級學生朱景生管教化等，由教授伍鏡湖等率領，前往北平西山及塘沽等處實習測量，業誌前報。原定計劃，在平西實習地形測量，約兩星期後，本三學生由北平直返唐山上課；本四學生由平轉塘沽實習水文測量，約一星期即行回院。刻以時局關係，本四不赴塘沽，業於本月十三日，一律由平返院矣。

●李院長返院消息

李院長有電再辭職，已誌前報。總校尚未復有電時，適奉鐵道部令據吳專員電稱，李院長尚未回院，即即電令迅速回院主持；總校遂拍致李院長真電，催即返院。李院長不得已，遂上交通大學元電如下：

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張君先生道鑒：真電敬悉。湖自客歲履歷呈辭，實緣在津水利職務紛繁，未便長此兼任；且因辦教育者，每事專

第三十七期

◁院學程工山唐學大交通▷

行發處務總

市山唐省北河址院

印承局刷印華潤山唐

版出日一期星每

目價刊本

每份銅 元二枚

外埠國 外郵費 另加

◁目要期本▷

圖書館通告

院聞——五則

講演錄——二則

公體——一則

●新聘總務主任劉仙洲先生到院

本院總務主任王維鄂先生因事辭職，業經照准，開學時由徐紹裕先生暫代。茲由院長聘請劉仙洲先生繼任，並致請先行到院視事。劉先生名振華，完縣人，係香港大學機械科工學士，曾得倫敦大學評議會一等獎。歷充河北大學物理教授，國立北平大學校長，東北大學機械系主任教授。著有機械學、蒸氣機學、內燃機學、原動工廠實驗等書。先生於工學教育富有經驗，對學術研究，尤特具專長。長北平大學數年，正值連年構兵，校款奇絀，而擔任危局，始終未曾停課，成績具在，有口皆碑，毋庸贅述。院長久思聘請，特以先生在東北擔任要務，未能脫離，近經多人推挽，始肯俯就。將來院務必蒸蒸日上，裨益前途，殊非淺鮮也。茲將佈告錄於下：

本院佈告

爲佈告事：本院業經聘請劉仙洲先生爲總務主任，并請先行到院視事，此佈。

講演錄

●雙十節與科學救國

民國二十年雙十節是在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講

諸位：我今天站在這裏演講，心裏有無限的感觸。唐山學校的救國運動，是自「五四運動」那一年起的，在那時候，我因爲年紀輕，心血熱，肯負責任，學校推舉爲唐山救國運動中心人物之一。然而那一次救國運動的結果，如我所能觀察到的，是完全失敗，不特對外界我覺得是失望，即對本校內都同學，也覺得是失敗。可是，却留下一點可紀念的安慰，那便是唐山的雙十節。自那一次救國運動以後，是較他處更熱鬧的。我離開這裏已有七八年了，去年我回國後，在南京遇到新畢業的同學，聽到唐山雙十節仍是熱鬧異常，心中真是莫名的欣慰。我回想到十年以前的雙十節，記得那是在五四運動後兩年，我感覺到同學對於救國運動的氣象消沉。更因我和外界接觸時候很多，

常聽到他們有一種論調，以為雙十節沒有可慶祝的由來，有些頑固的人們，盡說中國要是有這一天，清朝統治到現在，還比較得好的多呢！言下，恨不能再搬出宣統皇帝才好！我對這種現象與議論，曾加過懇切的思量，便在那一次雙十節做了一篇文字，題為「國慶紀念之真正意義」，原稿是在本校壁報上發表的，後來被一個好友送到上海民國日報編輯部刊上，即已是過了雙十節，却仍被登出，並有主筆的按語——主筆大概是現在要人邵力子先生——大意說是這文字句句有價值，不可以明日黃花視之，故特刊出。我在那一篇文字裏，指出這一天，是我們民族初知道反抗強權，而居然得些微成功。紀念這一天，是昭示我們的革命發動，要不斷的革命。雙十節是紀念革命的起首，不是紀念革命的成功。

今天，這裏景象是何等的淒涼，然而我終覺得雙十節仍是當慶祝的。因為這一天，曾示出我們民族反抗的精神，不，反抗的毅力。諸位！記着在二十年前的今天，我們民族所反抗者有兩重勢力，一是滿清，一是四五千年根深蒂固的專制制度，我們居然得了成功，無論怎樣微小，終是成功，終是勝利啊！

現在日本加到我們的壓迫，遠不如上述兩重勢力，祇要我們和到怎樣去反抗，我們終不至於失望的。

一般的心理，以為現在國家將亡，大家都須當亡國奴了。其實，在亡國的時候，人民雖然可以分為兩派，一派是亡國奴，他們老早就醉生夢死，到國亡的時候，覺得祇有做亡國奴，別無他法！一派是復國英雄，他們在國亡的時候，還覺得有事可做，用盡心力從事復國運動，處處樂觀，事事覺得有辦法，亡國對他們是不生什麼屈辱影響的。諸位，試想，明亡後的鄭成功，是亡國奴麼？明亡後的安重根，是亡國奴麼？現在印度的甘地，是亡國奴麼？不是的，他們都是復國英雄。

他們不必立即成功，但他們一舉一動，足以增加復國的重量，減少亡國的成分，久而久之，他們得了最後的勝利。

在一個國，將亡而未亡的時候，命運完全看那派勢力佔勝而定。然而現在救國志士，將來復國英雄，勢力上暫時很小，實際却非常的大，終久是不可侮的。

說至救國，諸位，真是談何容易！一個人病了，還須醫生想了許多方劑醫治，才可以復原。一家敗運，還不知要經過那一家人的許多辛苦努力，才得復興。一個國，如何複雜的東西，要說到怎樣可以救得好，當然不是簡單的事。怎樣救國，雖然是一個複雜高深的問題，但並不是不可解決的。我們習科學的，習着「科學萬能」，科學既是萬能，救國不過是萬事中的一事，那麼以科學來救國，自然是非合理的結論。

諸位，現在要為救國志士，將來不幸而為復國英雄，都莫過於本心致志地來習科學。

救國惟一途徑，便在科學。

祇有科學可以救國！
普法之戰，法國打了，那時大科學家巴斯德氏——後來被推崇為法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人物，曾宣稱這一個敗仗是當然的結果，我們法國這五十年來，就沒有培植科學德國却在這時期中心盡力地注重着，科學落後了五十年，打敗仗是應該受的懲罰，但我們要復興，我們必須努力工作啊。這一次歐戰，法國果然輸了，有些人以為這是僥倖，但是知道一點法國科學史的人，當覺着他們在這五十年中，對於各種科學的努力，是如何值得人佩服。專就我自己所知道的部份，衛生工程及預防醫學而言，法國在大戰時，是如何受了巴斯德及其門人的賜與，而維持他們軍隊的健康。該有多少醫學專家，多少衛生工程師——那都是這位微生物學鼻祖的信徒與「智識種子」，在戰場上，不是自己動槍，即是担保着法國健康不受病魔的攻擊！

病魔——諸位要是有機會翻看軍事衛生史的時候，便可以看出在從前許多大戰小仗裏，總是病死的比較敵人殺死的多，病臥着的比受傷臥着的多。英國最初一次來侵犯我國的時候，裝了一船兵來，可是未及上岸開仗就回去了。我國的史書載這一回事，祇說是英夷來犯不利返回。我到美國偶爾看到他們的史書敘述，才知道是那時候無所謂軍事衛生科學，一船兵就有一大半病了，剩下來的也無心戰鬥，所以才辦回的。

在上一歐戰中，凡爾丹之戰是最後決勝負的，在這戰線上，兩方兵丁合起來有三四百萬，相持有一年，大家都防備森嚴，攻守相當，誰也不能越雷池一步。那時的情形，正如韓爾斯在他的名著世界史網所稱的，當時的戰術，祇是在公共衛生事業了。食水在這裏是一個先決的問題。他們外國人在和平時，在城市裏，食的是自來水——涼水，那總是很乾淨的，可是在戰場上，是享受不了這種乾淨水的。然而兵丁們須喝生水，生水裏可以含有各種病菌，在軍隊裏尤容易的是那些最可怕的傳染病，如痢疾，傷寒，痢疾等等，長官們便得下令禁止喝生水，而將生水用氣消毒。可是在普通方法裏，氣氣須用很多，以致與生水裏雜物起反應，水的氣味惡劣不可進口。為這種種問題，有幾隊兵丁，幾乎起了譁變，後來前線裏有一個法國衛生工程師，發明了一種用氣氣很少，同時可以消毒的方法，所謂「凡爾登消毒法」。用這法治過了的水，是沒有壞氣味的，他解決了這個困難。自然在這裏，我並不是說凡爾丹之戰，法國的勝利完全由於這位衛生工程師，可是他的功勞實不可忽視。尤其要注意的，是在戰爭時，正如在平時一樣，要有如何合作的精神，與廣博的科學，才可以得到最後的成功。

諸位，現在日本欺服我們，並不是日本軍隊勝過我國的軍隊，是他們能利用科學，我們却輕視科學。是科學的日本，打倒了反科學的中國。

談到科學救國，我們習科學的人，大概都知道科學的精神，在分工合作。

分工才能夠專精，專精才有效。

在四五年前，我曾和幾位朋友，討論如何救中國，我們那時便有「科學的救國」與「救國的科學」兩種口號。後者是說我們有志救國的人，應當來研究有關於救國用途的科學，尤其是能幫助軍事的，這是分工，前者的口號是要習科學的人們，同來集中力量，向救國這途上走，這是合作。我們以前所有的過失，便在救國志士沒有心腸研究切實用的科學，習科學的又很少有興趣來參加救國運動。諸位，我們現在習實用科學，不要忘記了，這是救國惟一的武器，我們應如何加意操練，使之堅利無比，以備日後之用。

英國近代最大的思想家韋爾斯，在三年前曾在報章上發表許多論說，近代社會學說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論說現代的軍事，他表示不贊成那種國際限制軍隊與禁止用毒氣等等的條文。他以為最好是完全不打仗，要打仗，便得使軍器愈利害愈好，尤其要鼓勵一般科學家發明最利害的武器，利害到兩軍交戰的時候，沒有一個可以生還的，那便世界上永無戰爭了。因為人是天生怕死的，以戰爭為職業的，不過是一個胆大的怕死者，他們胆大所以大，是因為戰爭時可以有機會生還，不妨以生命為賭博，等到軍器發明到精美無比，生還的機會毫無時，誰也不想丟去送死了。將來世界真正的和平，完全是在科學家的努力。他並預言到將來的戰爭，背槍着武裝的兵丁，完全無用了。真正的戰士，是化學家，物理學家，生物學家以及醫生與工程師。決勝負的地方也不在戰場而在科學家的實驗室裏了。他會發覺許多預言都是很準的，他的這一個預言，將也不是空話。這裏我有兩個例子，一個是關於理化及機械工程的，那便是德國的飛機工程師阿伯爾，

他嫌現在的飛機飛得太慢了！並且現在的飛機構造，所用的一旋轉翼，是完全依賴着空氣，因此有許多動力，都廢在空氣阻力上。所以他起首研究一種火箭式的飛機，那便是利用一種火藥的連續爆發，飛機便藉着反動力而向上升，正在過年節時小孩子們所玩的一萬升炮竹一原理相似。這樣，可以將飛機射到空氣層以外，以避即無空氣阻力，可以自由地隨着拋物線而再落入空氣層裏。他計算着祇須五小時，便可從柏林落到紐約了！他的這種幻想，已在試驗中，並且在三年前，在柏林試過了他的火箭式的飛機。自下離事實自然尚遠，但用「飛箭式」的炮彈，滿裝炸藥，不須由炮筒送出，打到幾百里或甚至幾千里路以外，恐怕在將來大戰中，是很有實現的可能。

另外一個例子，是關於生物學及醫學的。這是再前年，英國最著名生理學家，希爾教授宣佈現在英國每年用在海陸軍的那些金錢，不免有些濫費，而不足以保障在戰爭時，自己國內居民的生命！他舉出十個極驚人的例子，他說現在我們有些生物學家，知道了有一種細菌，分泌毒質，試驗的結果，顯示出每一克重的乾末，可以毒死各倫敦居民。這種毒質，在空氣裏，被人吸進去，在水裏被人飲下，是一樣致命的。試想倫敦在防空中擊擊的練習中，指出那如何易被殺命中的，祇消幾架敵人飛機，擲下幾個炸彈，中間含有這種細菌的毒質，即可可以使倫敦的空氣，變成爲致命毒的毒劑了！這個消息經報上發表後，各倫敦人大爲驚嚇，便有許多新聞記者，去找這位老教授，請他將這個細菌的名字說出。他回答他們說這細菌極易培養，分泌毒質，也容易取，爲人道原故，不能發表細菌名字。可是他寬慰他們道，防這種毒質，也可用種抗毒素的方法行之。不過他的主要意思，是在指出英國軍政當局，尋常太漠視科學的新發現，智識落後，事到臨頭，恐怕來不及補救了。

這兩個例子，可以概其餘的。科學對於戰爭，是如何的重要啊。現代真正的軍學家，不

和以前相同了，自己本身必須是一個科學家。另外他有廣博的智識，總合的心思，周到的計劃，以及實施的本領，這樣他才有有一種能力，可以使各分支的科學者，合作起來，同上一個目標，以解救國難。試看現在文明國家的軍官，誰不是受過精深的科學訓練的。在歐戰時，那個緊急的關頭，如我所知道的，在英國主軍政的是赫爾登爵士，他是英國第一流的學者，對於各門的科學都有深切的瞭解。在法國是班樂衛，那一位世界有名的科學家，對於數學曾有過偉大的貢獻。在德國我不知道那時主軍政的是誰，如我能從歷史中推測出的，那是皇帝勝過平民百姓，軍事家超越過科學家，德國人自然也深信科學，然而他們迷信軍事，所以打敗仗並不是個別的運氣不好，歐戰的局面，是英法的科學家打敗了德奧的軍閥。

第一，是我們應當抱着英雄造時勢的心理。我記得自廣州北伐以後，一般青年同志，講唯物史觀講得過火，以爲環境限制人生，人生永不能征服環境的。這樣一來，將人們前途看得非常可憐，受環境的逼迫，雖然加低等動物一樣，這是命定說者的見解，這是失敗主義者的人生觀，這是懦怯論調，這是自殺政策。環境限制人生是事實，同時人生征服環境也是事實。實在，人與低等動物的分別，便在這一點，能自己改造環境，等到人生不能征服環境時，那便是人生的終結了。在現在國家危急的關頭，時勢所造出來的英雄，沒有本領創造時勢，這正是英雄造時勢的時候。我們必須抱定決心，努力創造時勢，立誓要做一個造時勢的英國，在現在不僅是我們的雄心，且也是我們的天職。

第二是須堅忍持久。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數目，在一個短時期內爆發出來，與在一個

長時間維持着，其總和常是相等的。現在激發過火的人們，須擔心不且於持久。現在暫且冷靜的，未必真是冷血動物，在他們冷靜的態度下，也許藏着極熱烈的火花，他是等待時機——適當爆發的時候，爆發了而得有相當的結果。所以英國人的成語有一知怎樣等待的人，才是偉大的。這裏，我有一個實例，在法國第一次革命，他們正和我們現在一樣，裏面鬧着內亂，外面有奧國的兵馬。有一次奧國兵已犯入法國的邊境，法國兵打了一仗敗一仗。在巴黎的那個世界知名的軍人預備學校

（那是法國陸軍人材中心製造處，那裏面學生正和我們現在一樣閉緊會議。有些激烈的份子，恐怕是全數，因爲我們知道法國人的感情，是如何熱烈的）都要上前敵去打仗。那學校的校長便出來問他們到前敵，預備怎樣打退敵人。他們齊聲答道當當小兵。（因爲沒有畢業，是不能派軍官的）校長說我們在敵對上不是少兵，是少將軍的軍官，你們要去的，簡直是送死，而無補於國。學生們被說得無言可答，靜默一會，一個學生出來說道，我們現在的課程尚差一年，這一年的課程，爲甚麼不可以在三個月以內，完全學畢，祇要老師們及同學們共同努力，晝夜趕緊。這話說完，大家齊說好主意，校長也贊賞他的熱烈與堅忍，便允許照辦，結果真是三個月內，將課程完畢。——諸位，不是草草的完畢，他們師生真是拚命教學的。到急難時，便可以提起人類最深刻的能力。這一班畢業的軍官，後來多半在拿破崙的部下，一直拿拿破崙征服全歐，他們仍剩下有些，在他那裏最爲有名的戰將。這是我所說的堅忍持久最好榜樣。惟有堅忍持久，持久才能成功！

第三是認領領袖與信從者的地位，擇一面居。不做領袖，便做信從者，萬不可以取中立的地位。我國目前社會所以成麻木現象的，便是由於這種中立的人太多，他們是冷淡的，不負責任的，有時甚至於敵意從中挑釁。社會的

事業，無論大小，要作起來，總得有這種領袖與信從者的結合。現在因爲中立派太多，所以弄得忠實，信從者人數不足，領袖人物更少，說到社會上事業，自然是一事無成。諸位，我們現在立志救國，便當自立志不作這種麻木的中立人起，自己度他盡力，要覺醒是才配起來，便當不吝氣地以領袖自待，處處事事訓練自己爲衆望所歸的領袖。領袖人才原是極少的，並不是任何人可以作領袖的，所以覺得自己不足資格的，便當忠實地取信從者的地位，這種地位並不是不負責任的。一個賢明的領袖，完全是靠着他的信從者人格，智慧，能力等等，擔帶與鼓勵出來的。作一個忠實信從者，不僅是要死心踏地的擔帶一個領袖，尤須注意於怎樣可以物色出一個真正的領袖。看領袖，我們才知道怎樣作事，有信從者，我們才真能去實行作事。

國慶紀念日演講詞
諸君！今天是二十年前辛亥革命成功的日子，也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唯一的國慶紀念日。我們今天來紀念國慶，豈不能不聯想到國慶的意義。我們知道，「國慶」是一個民族，或國家，爲着他們的生計起見，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動，把一切舊的統治，舊的制度，完全推翻，創造出一個新的合于時代要求的制度來，這種變動，就是「革命」。同時我們更要知道，「革命」是不容易成功的。要想「革命」的成功，除非有一般慷慨的志士仁人，把他們的熱血，極盡地宜染，把他們的頭顱，極盡地拋擲；經過了無數的壯烈犧牲，才能轉得着相當的效果。所以我們今天紀念國慶，就不要忘記了許多創國慶的先烈，他們的犧牲的精神和奮鬥的勇氣，都值得我們的敬仰，我們要把他保存起來，恢復起來，他們能推翻滿清，創造民國；我們也要能敢打倒帝國主義，永保中華。像第二次

的壯烈犧牲，做現在的志士仁人，做將來子孫們所崇拜的先烈，這才不辜負我們今天紀念國慶的重大意義！

二十年的國慶，都在烟霧迷漫中渡過了。我們傷心的，就是每年的國慶紀念，總是自相殘殺，哀鴻遍野，在血與淚中，「革命」的過程，障礙是不可避免的，要想革命成功，當然非把障礙掃除不可。可是同一個黨和信仰的人，這不能跳出世界各國黨派的陳例而自相排擠，結果弄得重苦吾民，如出一轍，這一點，我相信現在的同志，誰都想到要懺悔吧！好了，「人必自侮，而後侮人。」強橫的日本，牠看透了我們的內幕，所以不顧一切的公理和信義，悍然出兵來侵略我們，凌辱我們，慘殺我們，這正是給我們一個大大的教訓，也可以說從前的國慶，是內爭的國慶，今年的國慶，却是外患的國慶了。在這種不同的況味底下，我們的國民，要如何的覺醒，如何的奮發，如何的團結，才能對得起今天為國犧牲的先烈呢？

由於以上的教訓，我們就該得出今後的由來了，第一，要恢復我們民族的「精神」，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我們因得條件的奮鬥，而尤其要緊的，在這種時代，不能單靠和平，我們要記得 總理遺教：『和平，奮鬥，救中國。』第二，要剷除我們民族的弱點，中國的弱點，就在一般國民太不負責任，對於民族和國家，沒有多大觀念，同時每個人都自私自利，本來才幹是好的，一旦得勢，氣勢凌人，各不相讓，遂成火併，而結果兩敗俱傷，漁人得利，這種現象，也許是造成二十年來紛亂的原因。希望將這些弱點，完全剷除，在此國難當頭之秋，祇有全國上下，捐除意見，一德一心，共禦外侮，這是我們今天紀念國慶日所應該痛切覺悟的。

總之，我們的落後，在事實上，是無可諱言的。但我們決不能因為落後而灰心，我們祇有勇猛前進，抱着大無畏精神，向前幹去，日本雖然強暴，我相信世界公理存在一天，牠們終究要伏貼着我們的面前，祇看我們自己的努力如何了。

末了，我附帶的報告幾句：一，以後無論

何種紀念，全校的同人與學生，都應該一致參加，以表示最高學府的精神及尊嚴。總理的至意。二，禮堂的秩序，以後應該注意，教師們坐在前頭，學生坐在後頭，才是「禮」堂的真意。這兩點雖是小節，然辦教育的人，就應該從小處着眼才好。

完！

公 牘

代電呈交大文

上海交通大學鈞鑒：魚電已於庚日電復矣。查各項用費，事先已令各處館特別節省，當再遵電，重申前令。二十一年度預算，係自明年七月起始，屆時將有破科二年級，儀器設備均有添置之必要，若不另撥設備費，最低限度亦須每月兩萬元。如彼時政局穩定，此項係國家建設根本之工程學院，尙須懇請每月兩萬二千五百元。前電忽促，未得詳敘，在再重申前意，至希鑒察！唐市工程學院謹叩。

本院佈告

為佈告事：案奉 教育部訓令第一六六一號開：『案准國民政府文官處第八二四號公函開：『中央告全國學生書，現經本處照印全文，以備發給各級學校學生之用。茲特檢具一萬紙，送請貴部發交各大學轉行分給；相應連同原件，函達查照察收，一併因；合行檢發原書，仰該校遵照分給。此令。』等因；奉此合行檢同原書佈告各級學生一體遵照！此佈。

附粘中央告全國學生書

校長李書田

中央告全國學生書

中國今日當存亡絕續，政府受人民之托，合人民之力，負折衝禦侮之責，政府不啻重人民之意，則人民必竭誠盡忠而圖乃亡，人民不服從政府之指揮，則政府不能約束其人民，步驟

錯亂，為敵所乘，而國亦亡，嗚呼！時至今日，而謂尚可不心一德，披肝瀝膽，在中央統一指揮之下，同赴亡國滅族之難耶，全國學生血氣正盛，愛國至殷，學生能一心一德，服從指揮，以為全國國民倡，則國事必有救，存亡決於毫釐，死生定於俄頃，故願竭誠為我學生諸君告也。所謂統一指揮者，下一心，一步驟一致，犧牲個人及一部分之意見與利益，以貢獻於國家也。學生今日為主張對日作戰者，則即以戰言，近世之戰，非猶夫歷史之驅士卒以相搏突，非以全國水陸交通集中於政府權力之下而指揮之則不能戰，非以全國之經濟集中於政府權力之下而指揮之則不能戰，非以全國人民平日所享受之自由生命集合於政府權力之下而指揮之則尤不能戰，以整個的國力應作戰之需要，其極毀吾國莫不為不孝，夷吾國家不為不仁，試問在此時期，何能人各一主張，人各一利害，而不聽命於統一指揮者耶，不特戰時為然，即當以新舊學生聚訓練之時，亦必有統一之指揮，乃能有充分之準備，即如全國學生今無一不願奮勇前敵，為國捐軀者，然義憤固可海天，平日苦無訓練，則必難以短時期之軍事教育在此受軍事教育中，即須犧牲其平等所享之自由，俾成為整齊嚴肅之戰士，若曰是尚未至於戰也，約束可以不行，作輟可以無定，是則瀆上棘門，直如兒戲，一旦臨陣，倉皇失措，既無無益之犧牲，復無補於國家之危亡，吾知明理達義之學生，於此必能慨然悟此一指揮之必要，且及未戰之時，尤當磨厲及此矣，自日本帝國主義軍隊侵佔遼瀋以來，風聲所播，全國民氣如湯之沸，青年學生有盡其衣履以賑災，雙身驅求入伍者，有熱血憤湧無可遏抑，自毅以殉國難者，此種舍身為國之精神，已足為國必不亡之徵象，其尤為堅苦卓絕者則全國民衆于熱烈激昂之中，仍能刻勵沉着，不子敵以可乘，不示人以皇亂，以文明民族之人格，作敵國野蠻行動之反映，因是益得世界之同情，吾人固知存亡大計宜戰問題決不能

以學生之罷課與否為衡者也，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備戰未舉而輕於一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備戰完妥而不敢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政府在此時間，負全國存亡之責，全民生死之寄，所願以與國民同生共死者，惟有以公忠之決心，受人民之信任，秉惟一之權能，以定惟一之大計耳，若政府於此而不計國家利害，以徇請求，或築室道謀，躊躇不決，則為溺職，為誤國，為千秋萬世之罪人決於自身，但求同情，等於依賴，惟深信只有剛厲沉着之民性，能立致果成仁之偉績，惟有步伐整齊之紀律，乃能決勝克敵於戰場，故全國民衆最近所表示者，不僅消極的使敵人無隙可乘，且積極的可為民族生存之保障，甚願全國學生，於此良好之基礎，並相勉勵，以底於最後之成功，昔普法戰爭時，法國學校在德軍槍林彈雨之下，絃歌弗輟，最後之能戰者當能識之，法國民衆因具有剝離沉溺於命讀書之精神，終能復其世仇，吾全國學生而欲復舊仇者，更宜依中央頒布之義勇軍辦法，日夕不懈努力於軍人之修養，若見敵來乘，相率罷課，適應吾洋厲之舉，示弱於敵耳。其惡乎可。今乃有以不官戰不開課為揭示者，有以出兵與讀書並提者。其發於熱誠，固難厚非，惟諸事理，實多舛誤。夫大難臨頭至於此極，人民而猶不信任政府，政府而猶不絕對負責，則斷非未慮。國已不國矣。抑更進於是者，負此全職之政府，自有軍事處分之權衡。宜戰與否，此在信任政府之人民，所不必問。負責政府所不負責者也。外交處應公開。軍事自有機密，愛國之學生乎。磨厲以須。來為政府之後盾，速為實作後繼之準備。政府決不負國家也。嗚呼！今日之事急於星火，今日之國，危於累卵。吾人輩沐總理救國救民之遺訓，負此無可卸之責任。苟於國家有利者，則必先身先人民而死。若見於國家有害者，則職責所在，不容姑息。竭誠相告。望全國學生共鑒之。

以學生之罷課與否為衡者也，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備戰未舉而輕於一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備戰完妥而不敢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政府在此時間，負全國存亡之責，全民生死之寄，所願以與國民同生共死者，惟有以公忠之決心，受人民之信任，秉惟一之權能，以定惟一之大計耳，若政府於此而不計國家利害，以徇請求，或築室道謀，躊躇不決，則為溺職，為誤國，為千秋萬世之罪人決於自身，但求同情，等於依賴，惟深信只有剛厲沉着之民性，能立致果成仁之偉績，惟有步伐整齊之紀律，乃能決勝克敵於戰場，故全國民衆最近所表示者，不僅消極的使敵人無隙可乘，且積極的可為民族生存之保障，甚願全國學生，於此良好之基礎，並相勉勵，以底於最後之成功，昔普法戰爭時，法國學校在德軍槍林彈雨之下，絃歌弗輟，最後之能戰者當能識之，法國民衆因具有剝離沉溺於命讀書之精神，終能復其世仇，吾全國學生而欲復舊仇者，更宜依中央頒布之義勇軍辦法，日夕不懈努力於軍人之修養，若見敵來乘，相率罷課，適應吾洋厲之舉，示弱於敵耳。其惡乎可。今乃有以不官戰不開課為揭示者，有以出兵與讀書並提者。其發於熱誠，固難厚非，惟諸事理，實多舛誤。夫大難臨頭至於此極，人民而猶不信任政府，政府而猶不絕對負責，則斷非未慮。國已不國矣。抑更進於是者，負此全職之政府，自有軍事處分之權衡。宜戰與否，此在信任政府之人民，所不必問。負責政府所不負責者也。外交處應公開。軍事自有機密，愛國之學生乎。磨厲以須。來為政府之後盾，速為實作後繼之準備。政府決不負國家也。嗚呼！今日之事急於星火，今日之國，危於累卵。吾人輩沐總理救國救民之遺訓，負此無可卸之責任。苟於國家有利者，則必先身先人民而死。若見於國家有害者，則職責所在，不容姑息。竭誠相告。望全國學生共鑒之。